**在生命尊严面前……**

|  |
| --- |
| **□陈文波 赵忻 蔡开元**  他们是警察，穿上白大褂之后，却每天都要直面艾滋病、肺结核、肝病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染病。  他们常年和艾滋病服刑人员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肩上的职责，他们常常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从死神手中抢人。  他们救人，也救“心”。这群特殊的医护人员，用行动谱写大爱。暖冬时节，在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建新医院，探访这群特殊的医护人员。  **恐惧过后，是镇定**  福州市西洪路西门坑里57号，福建省建新医院就坐落在这里。  门口的牌子上，还有建新医院的另外一个名称：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这里是福建省政法系统唯一担负监管和医疗双重任务的非营利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虽然也有对社会开放，建新医院的主要职能还是专门为全省监狱服刑人员和公安、司法强制隔离戒毒系统的在押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的诊治。  进病区采访要经过几道“关”，先开一张“入监证明”，穿过第一道铁门，登记，安检，交出手机等所有不允许带进病区的物品。接着，再过一道铁门，一座四层楼房就出现在眼前。  这栋楼就是建新医院的传染病区，一层是结核病病区，二层是肝病病区，三层是艾滋病病区，四层是女子病区。病区内，走廊上的两道铁栅栏提醒我们：这里是监区。栅栏内，每个房间门都是敞开的，病犯可以像普通人串门那般，在走廊及其他房间之间随意走动。进入病区，我们的心始终提着，尽管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一定的认识，但脑海中还是会臆想许多可怕的画面，就连呼吸也不敢用力，生怕空气中也带有病毒。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系统缺陷综合征，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引起组织器官损伤，造成各种机会性感染、肿瘤等，最终导致死亡。目前，尚无可以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和治愈艾滋病的药物。  黄凡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和艾滋病犯人打交道。  “怕，第一次来这儿，谁都害怕。”40岁的黄凡，身材魁梧，白大褂下面穿着警服，威严中不乏亲和力，多年的工作经验，早让他习惯面对我们这样的反应。黄凡和他的同事们也不回避自己和艾滋病犯第一次接触时的“窘态”。  “第一次配合给病犯做深静脉穿刺，我的手一直在发抖。”传染科主任邓越峰说。  年轻医生王文伟的“第一次”也很紧张。他说：“进病房查房，我躲在黄医生的背后。”王文伟刚三十出头，在这个病区工作也有四五年时间了。在这里，他们的服务对象多是重刑犯，且大多数是艾滋病合并梅毒、丙肝、结核等多种传染病。  面对艾滋病病人，紧张、恐惧、犹豫，都是正常表现。但，他们没有退缩。  恐惧过后，是镇定。  近年来，随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增多，监狱中，艾滋病服刑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中不少还是抢劫、故意杀人、贩毒等重刑犯。平时，艾滋病犯一般都在福建各地的监狱中服刑，会被送到建新医院来的，多数都是已经发病的艾滋病犯人，而且病情不轻。  他们是犯人，人身自由被剥夺了，但是生存的权利还在。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2005年，建新医院成立了“传染科艾感专区”，黄凡主动报名来到这个“专区”。  当时，刚刚进修回来的黄凡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去面对。”出身医学世家的他，能够用相对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种疾病。“恐惧?一定是有的。但同时，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其实，换一个角度想，这里就是艾滋病研究的第一线，也许，我能做点什么。”在黄凡看来，在这里工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然，这个机遇，伴随着高危的风险。  十一年过去了，黄凡的战友们越来越多，邓越峰、王文伟，还有外科、麻醉科等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他们都加入了与艾滋病斗争的行列。他们已经记不清，这个病区来来往往住过多少病犯，他们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把垂危的艾滋病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家人知道，被救回来的病犯们也知道。  **绝望中伸来的拯救之手**  杨勇(化名)不会忘记。  2010年，临近春节，因并发严重的真菌性肺炎，杨勇命悬一线。腊月廿八，外院两位专家会诊后，均认为死亡的可能性极大。按要求，患者若有濒死征象，应及时迁出艾感病房，不让其他病犯看到其死亡的场景，以免引发情绪波动，影响监管安全。  迁出艾感病房就意味着死亡，黄凡于心不忍，几经考量，决定暂不将其迁出病区，自己承担起留院观察的任务。  治疗用的药物输液时需要避光，春节期间器械公司放假，无处购买避光输液设备。黄凡与护士一起想办法，他们用黑色垃圾袋将输液管仔细地缠起来。为进一步保证药物的疗效，他们又将输液时间定在晚上。  这一年大年三十，当欢腾的烟火映亮夜空，万家团圆时，黄凡囫囵吞下一碗泡面，戴着口罩，静静地站在黑暗的艾感病房里，听着杨勇的呼吸声，迎来新的一年……  正月初四，黄凡不满1岁的孩子因患急腹症在外院手术。他赶到外院简要了解了病情，手术结束后，他在麻醉尚未完全清醒的孩子额头轻吻了一下，擦了擦湿润的眼眶，转身又回到建新医院……  100天后，杨勇病灶吸收，痊愈出院。  林清(化名)也不会忘记，那只按在他肩膀上温暖的手。  他入院的时候，病情危急，内心绝望，是黄凡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几个月的全力救治，把他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刑满释放之后，林清在博客中写道：“当HIV 抗体确认单出来时，我感觉天忽然暗了……从此，周边1米内没有人了，只剩下警惕、排斥、嫌弃、恐惧的目光。警官带我去社会医院抽血检查时，我看到的是套着两层手套和拿着针筒不住颤抖的手……来到建新医院，第一个看到的是黄医生，他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当时我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黄医生当时和我说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但左肩上的那只手在记忆中出奇的清晰：温暖、有力，没戴手套、没有颤抖……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持续高热、全身酸痛无力、口腔烂了，喝水都痛。黄医生鼓励我说那是免疫重建的反应，一定要撑过去。他每天都来看我，1天3-5次，甚至10多次，帮我擦浴、涂药……有时白天，有时黑夜，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事后我听说，黄医生的妻子那段时间因癌症住院手术……出院那天，有阳光，很耀眼的那种。我看着建新医院的大门，国徽上的光芒晃花了我的眼睛，这一辈子我都会记得这里。因为在这里，我的肉体起死回生;在这里，我的灵魂涅槃重生……”  如今，林清加入了一个社会公益团体，帮助其他的艾滋病感染者。  对艾滋病犯来说，有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刑期可能比寿命还长。“世纪绝症”的阴影下，艾滋病犯们极度敏感和脆弱，脆弱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理。为了取得病犯信任，让其配合治疗，建新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不戴手套，而医院配备的防护服，基本没有用到。平日里，他们就像一个个心理咨询师，时时刻刻给病犯坚持下去的勇气。  “对他们来说，我们医生，就是绝望中伸来的拯救之手。”麻醉科主任康桃说。  这一双双拯救之手，不仅将病犯们从死亡线上拉回，还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贩毒，谭军(化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谭军说，2010年法院作出判决后，他的病就犯了。后来监狱把他转到建新医院来治疗，前后6年，建新医院三次把自己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两千多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感恩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他在悄悄地转变，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他变了!竟然开始看书了!”在一场红丝带慰问活动中，妻子惊喜地发现，原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谭军捧起了书本!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在她的眼中燃起了希望之光。  **负重前行，守卫生命的尊严**  “希望，是件好东西。”但希望往往都藏在潘多拉魔盒的最底层，要放出希望，总有人要去冒险。  这个险就是职业暴露。所谓的职业暴露，是指由于职业关系而暴露在危险因素中，从而有可能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种情况。由于需要和病人长期接触，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相当大，更何况是要与艾滋病犯长期“零距离”的他们。尤其在手术中，医护人员不管戴几层手套，锋利的手术刀都能轻松地划破，至于采血、深静脉穿刺等操作更是家常便饭。  成立艾感专区以来，建新医院发生过4起职业暴露。医护人员回忆起当初的细节，仍是惊心动魄。  外科谢主任的家人至今不知，8年前他突然白头，就是一次职业暴露的缘故。当时，谢主任给一个艾滋病犯做肾积水手术，缝合时，锐器不慎刺破手指，感染了病犯血液。在场的护士吓哭了，虽然做了应急处理，但仍被疾控中心评估为有感染风险。  涉艾手术是高风险手术，主刀医生由外科负责人担任。一年十多台涉艾手术，谢主任场场都上。但那次职业暴露的精神压力，加之吃了半年治疗药物，他承受着巨大的药物反应：吃不下、睡不好、呕吐、皮疹、肝肾功能受影响……一年后，危险期度过，感染排除，但这段度日如年的经历给只有30多岁的他留下满头白发。  说起往事，谢主任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他的云淡风轻，宽慰着听者对这份职业的复杂心情。而康桃说起的一例职业暴露，却揪痛在场每个人的心。  一位麻醉医生高龄怀孕，孕期四个月时，她负责给一名病犯做麻醉。由于长期吸毒，病犯全身血管硬脆，只能进行深静脉穿刺。在这过程中，病犯因疼痛用力挣扎了一下，针头弹了出来，刺入了她的手里……  职业暴露了!在这一刻，或许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正孕育着生命的女子是如何扛住瞒着双方老人、顶住建议中止妊娠的压力、承受治疗过程中巨大的药物反应、丈夫劝其调离工作岗位的“四座大山”挨过接下来的孕期，直到孩子出生暂时排除感染。  对，只是暂时排除。  一边救死扶伤，一边管教病犯，还有巨大的职业风险。做了这么多，医护人员往往不愿意对外提及自己的岗位。  黄凡至今记得，一次聚会，朋友把他介绍给第一次谋面的人，对方热情地伸出手来，当听到“常年负责艾滋病临床治疗工作”时，那只热情洋溢的手僵在了半空，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后来呢?”  “还是伸过来了。”黄凡尴尬地笑笑，他说他理解对方的犹豫，更感谢最后伸过来的友善。黄凡说，虽然现在社会上对艾滋病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谈“艾”色变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庆幸的是，黄凡和王文伟的家人都是医护人员，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职业暴露风险高，待遇又跟不上，有更好的机会，一部分人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但更多像黄凡、康桃这样的人，坚持了下来。王文伟坚持下来了，怀孕三个月的护士刘晓艳坚持下来了，谢主任依然战斗在手术台前……  他们，靠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是责任和担当。为了守卫生命的尊严，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